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黛莱达卷



# La Via Del Male

[意]格拉齐娅·黛莱达 —— 著  
黄文捷 —— 译

## 邪恶之路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黛莱达卷



# 邪恶之路

[意]格拉齐娅·黛莱达 / 著

黄文捷 / 译

La Via Del Male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邪恶之路 / [意] 格拉齐娅·黛莱达著; 黄文捷译.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8.12

[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黛莱达卷 ]

ISBN 978-7-5407-8489-8

I. ①邪… II. ①格…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8258号

XIE' E ZHI LU

邪恶之路

[ 意 ] 格拉齐娅·黛莱达 著

黄文捷 译

出 版 人: 刘迪才

出 品 人: 张谦

责任编辑: 张谦

助理编辑: 孙精精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印制: 杨东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邮箱: ljc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化甲屯小学东 邮政编码: 065299 ]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6千字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489-8

定价: 50.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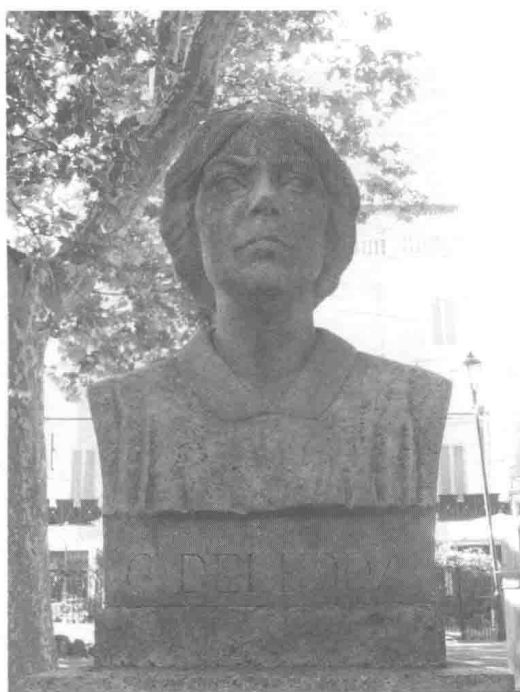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联系调换



格拉齐娅·黛莱达  
( Grazia Deledda, 1871—1936 )



19 岁的黛莱达



黛莱达半身雕塑像



撒丁岛努奥罗城黛莱达的家



1971 年意大利发行的黛莱达头像邮票



# LA VIA DEL MALE

ROMANZO

di

GRAZIA DELEDDA



MILANO

FRATELLI TREVES, EDITORI

Terzo migliale.

## 作家·作品

因为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的人类问题。

——1926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她是“勾画苦难的精神历程的伟大诗人”。

——莫米利亚（意大利权威文学史家）

您，夫人，并不使自己局限于仅仅写人；您首先要揭示的是，人的兽性和人的灵魂所向往的崇高目标之间的斗争。对您来说，道路宽广。您已经看见了那路标，而许多行人却视而不见。对您来说，这道路通向上帝。为此您尽管看到了人的堕落和弱点，却仍然相信人的再生。您知道人们能够留下这片沼泽地，只有这样它才会变成坚实的沃土。因此，在您的书里可以看见明亮的光芒。您让那给人以安慰的永恒之光在人类的痛苦与黑暗中闪烁。

——内森·瑟德布卢姆（瑞典学院成员）

我们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缓慢的死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放慢生活的进程，使之强化，赋予它尽可能丰富的意义。人必须努力凌驾于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云那样。

——格拉齐娅·黛莱达

## 译本前言

凄丽沉婉，含蕴深深

吕同六

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是一位富于艺术魅力的女作家。

在 20 世纪上半叶灿烂辉煌的意大利文学星座中，黛莱达是一颗散发着奇特光彩的星星。

黛莱达的故乡是撒丁岛。自古以来，撒丁就是一个偏僻、闭塞、穷困和落后的海岛。学者们在描绘意大利文学地图时，似乎常常忽略了撒丁岛这块贫瘠、荒漠的土地。然而，黛莱达这个在撒丁岛土生土长的女子，却从这里走向意大利，走向世界，以她多姿多彩、独具风韵的创作，丰富了意大利和世界文学的宝库。

1871 年 9 月 27 日，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于撒丁岛的努奥罗城。她的祖父以制作圣徒像为生。父亲是自食其力的农庄主，他膝下有六个孩子，黛莱达排行第四。父亲曾用撒丁方言写过一些诗篇，他生平慷慨豪爽，时常接待因出差或参加宗教活动来到努奥罗的亲朋好友，留他们在家里小住。因此，格拉齐娅从小便广泛接触到三教九流的过客，他们在作家日后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身上留下了自己的面影。

格拉齐娅·黛莱达只在小学念了四年书，便被迫辍学在家，因为按照撒丁岛的封建礼教和古老习俗，不允许女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她眼睁睁地看着兄弟桑图斯享受特权，进入高等学府读书。她为此羨

慕不已，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柯西玛》中不胜感慨地回顾了这段伤心的往事。

格拉齐娅身处与世隔绝的海岛，但她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好在她的父亲尤其是当神甫的叔叔藏书相当丰富，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艺作品。德·亚米契斯、卡尔杜齐、邓南遮、大仲马、爱伦·坡、哈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热，都是她喜爱的作家。父亲又请了一位中学教员，给她讲授意大利语。这位教员常常出些题目让她作文。聪慧过人的格拉齐娅写的一些作文如此出色，以至老师鼓动她送给刊物去发表。当时她年方十三岁，压根儿不懂得怎样投稿。凑巧她手头有一份杂志，便按照上面标明的地址，寄去了一则速写，竟然很快就登了出来。黛莱达便这样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黛莱达更加勤学苦读，既习作写诗，又试写小说。几载寒窗，终于收获了第一批硕果。1888年，黛莱达十七岁，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山上》发表于罗马的《儿童的天堂》周刊。翌年，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童年轶事》。这两个短篇于1890年合集为《在蓝天》，在都灵出版。她同时为多家刊物撰稿。1888年，她又在罗马的《新潮》杂志刊出短篇小说《撒丁人的血》。随后，她又闯入中篇小说领域，在报章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秋天的故事》、《东方的星辰》（1891）、《爱的报复》（1891）、《撒丁岛的精华》（1892），等等。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引起文学界，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的注意。

长篇小说《邪恶之路》（1896）的问世，使黛莱达声名大噪，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爱情与道德、罪与罚的冲突为切入点，展示了撒丁岛古老的文明和宗法制下的乡村生活，以柔婉清逸的笔致去叩动读者的心弦。这种对

于意大利文学来说颇为新颖别致的题材和风格，从此成为贯串黛莱达众多作品的一根红线。

1899年10月，黛莱达前往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旅游，在朋友家中小住。在那里，她结识了在财政部任职，从罗马出差到卡利亚里的帕尔米罗·莫德桑尼。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慕，翌年1月便结为伉俪。三个月后，黛莱达便随丈夫迁往罗马，在那儿定居，直到去世。

从穷乡僻壤的撒丁岛来到意大利政治、文化的中心罗马，在黛莱达面前不啻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广泛交游文艺界人士，了解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发展的态势，从而得以从新的文化高度，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和表现撒丁岛的历史和现状、社会和文化。《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常春藤》（1908）、《风中芦苇》（1913）、《玛丽安娜·西尔卡》（1915），便是黛莱达文学创作盛期结出的硕果。

黛莱达一生勤奋笔耕，同时，为了抚育儿女，操持家务，她又不辞劳瘁，克尽厥职。她曾解嘲地自称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家庭妇女”。在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总共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真可谓著作等身。她在诗歌、戏剧领域也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才华，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她的声音越出了撒丁岛和意大利半岛，赢得了各国读者的欢迎。1926年，黛莱达因“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态度处理了一般的人类问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在痛苦地病卧了一年之后，逝世于罗马。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自传体小说《柯西玛》，1936年9月至10月在《新文集》连载，单行本于1937年问世。

《邪恶之路》的写作始于1892年年底，历时几近一年，1893年

11月完成，1896年出版。嗣后，小说几经修改，1916年发表最后的修订版，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本书就是根据1916年版译出的。

《邪恶之路》初版问世，比黛莱达早期的爱情小说《撒丁岛的精华》略晚几年。然而，无论是情感的剖析，还是小说的风格，都趋于成熟了。

19世纪末叶，真实主义在意大利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把目光投向故乡或自己最熟悉的地域，着力描写下层人物的命运遭际，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追求环境、细节和语言的真切自然。黛莱达在真实主义文学的氛围中成长，受到它的熏陶，她的小说中自然可以见出这一流派的特色。另一方面，某些真实主义作家又热衷于描绘富有乡土情味的传奇性故事，例如邓南遮在早期创作中作为真实主义者便对他的故乡——贫瘠的阿布鲁齐地区的牧人生活，作了诗意的美化。这种影响也在黛莱达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然而，黛莱达摒弃了邓南遮把具有认识价值的材料化为一种艺术修饰手段的倾向。她已不再倾心于使小说成为富于民间色彩的抒情“文献”，而是着意让小说表达一种道德意识，着意展示古老的撒丁岛的社会—文化品格。

《邪恶之路》是一部写爱情与道德冲突的小说。作品的情节是在一个世代务农但渴求进入资产者圈子的家庭里展开的。她，玛丽亚，是主人；他，彼特罗，是长工、仆人。他们彼此相爱了。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情感所吸引、所陶醉，他们渴求的爱把两颗滚烫的心拴结在一起。

但是，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男女主人公之间有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一种阴暗的、悔恨的感觉，开始折磨他们，把他们痛楚地分开，特别是玛丽亚，她的狂热情感不时被一种救赎罪过的痛楚意识所压抑。爱的情感与罪孽感之间的冲突戏剧化了。

玛丽亚虽然爱着彼特罗，但终究还是嫁给了有钱有势的财主弗兰切斯科。婚姻成了进入资产者圈子的敲门砖。年轻女主人的背叛，使

彼特罗身上原始的本性苏醒了，他痛苦地渴求“血与泪”。他受难以驾驭的野蛮情爱驱使，怀着野蛮的仇恨，实行报复，杀害了情人的丈夫。

如果说，在黛莱达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爱情题材充溢着浓郁的幻想色彩，情爱是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来表现的，只有罪过本身才能使人挣脱这种命运的摆布，爱的情感无论在心理刻画或道德剖析方面都没有获得深化；那么，随着作家的道德意识和艺术意识的强化，在她的爱情题材小说中，救赎罪过的必然性也大大强化了。

诚然，在《邪恶之路》中，情爱也始终是作为一种命运出现的。它把男女主人公卷入了情感冲突的旋涡。然而，作为情爱的对立面，黛莱达又写了忏悔和赎罪意识，以表达作家的道德评判，借助忏悔和赎罪意识的痛苦来荡涤和解救灵魂。特别是在女主人公身上，救赎意识获得了最强烈的展示，在小说中渐次演化成为主旋律。

小说的最后部分，情节以急速的节奏展开。守寡的女主人嫁给了她以前的仆人，如今因为获得一笔来路不明的、可观的财产而发迹的彼特罗。一双苦恋的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然而，这姻缘却远不是花好月圆般的美满。种种反常的迹象，使玛丽亚醒悟了，彼特罗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她感到恐惧，但同时，一种赎罪的意识又立即占了上风。她隐隐约约觉得，正是她同彼特罗的情爱，迫使彼特罗走上了邪路，正是为了她，彼特罗才犯了罪。因此，她实际上也已堕落为凶手的同谋者。在经历了揪心的痛楚折磨之后，玛丽亚终于把自己的痛苦与彼特罗的痛苦融为一体了。从此，他们的命运就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离了。

此刻，玛丽亚不禁回忆起，有一回，她瞧见一群罪犯排列成长队，被遣送到服刑的地点去。这些罪犯每两个人排成一行，被锁链铐在一起，蹒跚地朝前走着。她和彼特罗如今不正是跟这些不幸的罪人相差无几么？他们俩被一条情爱和罪孽铸成的铁链系在一起，径直朝着惩



罚他们的同一个地点走去。

正像任何一名医生都无法治愈他们的病症一样，任何一名法官也无法判处他们比他们已经蒙受的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作家为这个伤感哀怨的爱情故事刻写的最后一笔，凄清感人而又含蕴深沉的一笔。

不难看出，在《邪恶之路》中，爱情题材的描绘包蕴着无比丰富、复杂的情感，愈来愈着重展示爱情引发的戏剧性纠葛，展示罪与悔罪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在内心世界激起的剧烈冲突。作品的伦理性愈来愈鲜明、突出，心理探索愈来愈显露出犀利的锋芒。作家同时又摒弃自然主义的手法，回避直接描写报复的场面。这一切，都是作家思想上、艺术上成熟和自信的标志。

《邪恶之路》仍然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调，例如，作家不时用纤细婉约的文笔描绘悲痛、失望、苦恋、梦幻等。读者在小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撒丁岛民间传统的魅力。这构成了黛莱达小说抒情氛围浓郁的特色。她对原始的民间迷信的出色描写，展示出了这种迷信具有的神秘的根源，它孕育了撒丁人那种严酷的性格特征。

但是从整体上看，小说的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对人物心态，对现实环境，对自然世界，黛莱达所作的种种描画，已消除了早年创作中的奇异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温馨的农家生活，四季农家劳作的节拍，清新、静谧的乡村，美妙的田野风光，富于宗法制色彩的古朴的民情民俗，鲜艳多彩的服饰，人物的音容笑貌，都得到真切乃至精细入微的描绘。而这种真切的描绘，全是为了对人物和环境做尽可能真实可信的阐释。因此，《邪恶之路》这部小说既打上了真实主义的印记，又体现了黛莱达独具一格的抒情心理小说的风韵。

黛莱达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年8